

父亲的园子

□李志华

闷热的午后，把自己安顿在一个舒适的地方，很快就是瞌睡虫统治的世界了。刚刚闭上眼睛，远处陆续传来一声声清脆的鸣音，间或夹杂着一阵阵欢快的笑声。透过窗看出去，雨不知什么时候落下来，淅淅沥沥，断断续续。两个小孩儿站在对面大开的楼洞里，男孩胸前挂着一个口哨，吹一下，喊：淋雨！两孩儿一起冲进雨中，停一下，又冲回来，开心地笑。

隔着雨点织成的帷幔，又一个小女孩渐渐清晰了起来。那是故乡的河，她站在河中的青石板上，薄薄的溪水静静地流过脚底，她跳一下，啪，水花四溅，笑声飞扬。

暮色四合。岸上的园子里，父亲在种萝卜。他用镢头一下

一下把土块击碎，碾细，修成一道道笔直的畦，再把黑黑的种子小心地撒进垅上，然后提了水桶到河里打水。他看到水花中的女孩儿，笑了一下，又眉毛一蹙：嗨，你把衣服弄湿了。

你把衣服弄湿了。再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已是冬日。父亲供职的学校后面，有个施工遗留下来的池塘，水面上结了冰，常常有淘气的学生趁课间到冰面上玩陀螺。有一天，上课的铃声敲响，冰上的孩子们一个个弹跳着，跑到岸上，朝着教室猛冲。而我，却惊奇地发现，冰面上有一个被仓促中遗落的陀螺。我决定取回来。小心翼翼地探出一只脚，身体再慢慢地向前挪，岂料，脚下一滑，一个跟头，冰缝在身下骤然裂开，我啊地一声尖叫。一个奔跑中的学生回头看见我，又跑了回来，

一把抓住我的棉袄后襟，把我拽了上来。

裤子湿了，冷得打颤，却担心挨训不敢回家，躲在院墙拐角一边晒太阳。父亲从校园里出来，他走着走着，突然回头。看见我，站住，招手：回家了。我马上忘了整整一个下午的躲藏和恐惧，朝着那个熟悉的身影奔去。他看着我，眉毛一蹙：嗨，你把衣服弄湿了。

昨日，是父亲的83大寿。我们兄妹相约在他的身边团团围坐，七盘八碗之后，服务员送上一盘绿油油的萝卜苗，大家不约而同说起那个三角形的园子。一阵嘻笑，才发现，记忆中每个人的园子原来如此不同。只有父亲说：什么？什么园子？……他已经不记得当年的园子，正像他不记得曾经走过的那些村庄，那些庄稼和一些人

和事。他把一切留在了岁月的长河里。在时间的切片机下，我们都成了一个个走来走去的影子，相遇，相切，又分开……

我终于睡着了。梦中，我回到了父亲那个三角形的园子，秋风轻拂，晚霞火红，我和父亲在金色的余晖里拔萝卜。那真是一个大得出奇的青萝卜，我兴奋地举起来，喊父亲来看，却大张着嘴巴发不出声音。正着急间，感觉有人推了我一下，接着一个声音切换进来：妈妈，我要上课了，雨伞在哪儿？

我迷迷糊糊抬起手，向房间的某个角落一指。然后，听见房门啪一声，睁开眼，透过窗，我看见，那个背着双肩包的小姑娘，在细雨霏霏中一蹦一跳越走越远。30年前，当我满怀豪情头也不回地走出大山时，有双眼睛是不是也曾这样看着我？

微观

不该客气

晨思

前几天，一位同事来办公室取去年的集邮册实册，我一面从柜子里拿出一本递给他，一面说：“您当面打开看看吧，万一发现少了、残的或有品相不过关的我也好和上面反映。”他接过实册塞进包里说：“不看了，相信您。”然后就匆匆走了。

没想到过了一会儿，他打电话说，其中有一套邮票中少一枚。我带着责备的口吻说：“刚才让您当面看好您不看，现在我要是说有可能您在回去的路上弄掉了，也是有可能的吧。”他有些无奈地说：“那怎么办啊。”我说了句先反映一下吧，就挂了电话。

坐在椅子上，我忽然想到，当初从公司集邮协会领这几本邮册时，那位负责人同样是让我当面看好，我不也没看吗。要是当初每册都打开看了呢，就没有这个麻烦了。人在面对一些不该客气的事情时，还是别客气的好。

留余之道

李铁军

我家的楼下有一位搬过来不久的老人，老人晚上遛弯时我常能碰到他，碰到一起就聊一聊，这位带着山东口音的老人年轻时是一位木匠。据老人讲，过去在山东他们这些艺人走街串巷地揽活，手艺人干活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做法，做活的时候，基本都不做完。木匠不给自己做的箱子安装把手；铁匠对自己打的刀、镰不开刃，有时候还要把钉钉子的孔眼堵塞；篾匠也不给编织的笼子、簸箕扎竹篾边……他们这样做是把最后一道工序留给下一个艺人去做，为下一个艺人留一碗饭吃。匠人管这叫“留余”。

“留余”的核心在于，留有余地，好事不能只顾自己，要给别人留下机会留碗饭吃，在给别人留碗饭吃的同时，也给自己留碗饭。

秋声

周广玲

云天收夏色，木叶动秋声。秋声是大雁南飞嘎嘎的私语，是山林寂寞清泉的一声叮咚，是落叶飘零告别夏天的一曲清唱。秋声，不掺杂着任何情绪，如同秋池里的涟漪，缓缓流淌。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。”王勃的秋声，奏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意境。

秋天的脚步很快，恍惚中还沉醉在夏的旋律中，不知不觉便秋声盈耳，阳光透过宽大的树叶照射下来，秋风吹过，已有几分凉意，阳光洒下来，叶子是金黄的。远处几株雏菊分外的艳丽，在清风中摇曳着，轻声吟唱着一首首动人的秋歌。来自山涧溪水、秋虫雀鸟、枝叶繁花的秋声，已是无处不在了，谱写着季节轮回的节拍。

几声叽啾，花开的细语、一片蛙鸣，还有一阵蛐蛐声，丰富多姿的秋声，渲染了这个季节。

青石街来稿邮箱
xinfukan@126.com



《精雕细琢》木刻 甘庭监

馒头不小

□杨春云

每次去买菜，都会在菜场里的面点铺买几个馒头、包子作点心。店面10平方米左右，每天门口都有30个笼屉摆在锅台上，足足3米多高。人到中年的老板夫妇看上去老实巴交，除了馒头、包子，还有豆浆、辣汤、各种稀饭，口味不错，也算干净，生意很不错。或许出于同情或优越感，我都会多买几个，找的钱少时就不要了。

和老板聊过几句，觉得他们特别辛苦和不容易，每天凌晨3点钟起床，晚上10点钟才收摊。到了春节前，买馒头、包子的人排成长龙，还有很多人预订，一天至少卖200多笼，8000多个馒头，夫妻俩轮流打盹，基本不睡觉。可是某天却听到几位菜场大妈八卦，说面点铺老板月收入超两万，儿子送到国外念书。我顿时惊掉了下巴，想着自己每天为房贷月供、孩子课外辅导费发愁，整天省吃俭用、焦虑不安，竟然还好意思带着一腔优越感去同情别人？

我在微信朋友圈里讲了这件事，配上一腔感慨。在上海做白领的老同学小晴立马接茬，也给我讲了她身边的故事。

小晴工作在上海徐家汇繁华商业区，后街背巷有一条生意不错的小吃街，有一家做生煎馒头的店铺口味不错，价格也公道，小晴是那里的常客。老板小夫妻来自苏北农村，俩人嘴甜厚道、穿着朴素，还带着个上幼儿园的孩子。小晴打心眼里同情人家，不但自己每天来吃，还发动同事、朋友来照顾人家生意，在朋友圈里分享图片，有时还会替人家犯愁，做这点小生意，如何在大城市立足？

可是某天她在吃早点时，无意中听见老板和隔壁煎饼摊老板聊天，让她震惊不已。煎饼摊老板问：“老李，你房子装潢了没有？”煎饼摊老板回答：“哪有钱装潢，不能和你赵老板比，买的学区房，儿子上小学不愁了。”“你也不错，比我迟来5年，都在上海买房了！”

小晴听后，情绪无比低落，985大学毕业后，工作8年了，只能背着巨额贷款在最靠近上海的苏州境内花桥镇买房，每天早晚坐地铁来回，手机变换着提示“上海电信欢迎你”“江苏电信欢迎你”，而自己同情的小店铺老板都在上海市区买房了；自己连恋爱都不敢谈，人家孩子都上重点小学了。

苦瓜与癞葡萄

□谢斐

小时候吃过癞葡萄，外表是明亮的橙黄色，里面却是鲜艳的红色，甜甜的味道。前些天带着冬儿在街上散步，见到一个妇人，手里拎着篮子，里面摆放着一些癞葡萄。有种久别重逢的感觉，花10元钱买了3个，喜滋滋地拎回家。

过了大约半个月吧，阳台上冬儿爷爷种的苦瓜长出来了，我向来不吃苦瓜，自然也没在意它的成长。冬儿拉着我去阳台看，青色的外壳，瘦瘦的，细细的，外表布满了疙瘩，好丑！忽然觉得它长得与癞葡萄特别像，除了颜色，几乎长得一样，忍不住说了一句：“这家伙长得真像癞葡萄。”冬儿也在旁边拍手说像，老公却是一脸的不屑，教训我们道：“癞葡萄不就是苦瓜吗？这个都不知道！”

癞葡萄就是苦瓜？我和冬儿一脸的惊诧，四只眼珠子一起瞪向老公。这下他得意了，

进一步卖弄道：“苦瓜长熟了就是癞葡萄哎，癞葡萄就是长熟了的苦瓜。”

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，我上网查阅了一下，搞明白了大概是这么回事：苦瓜和癞葡萄都属于葫芦科植物，据说它们有同一祖先，所以外形很相像；都有一身的癞疙瘩，只是苦瓜苗条一些，味道偏苦，而癞葡萄稍胖一些，味道甜蜜，所以有些地方也把苦瓜叫成癞葡萄，但是没有听过说把癞葡萄叫成苦瓜的。

巧的是，这两天看书，无意中看到一个名叫石涛的清初书画大师，居然自号“苦瓜和尚”。此人原名朱若极，是明朝王族后裔，明亡后，出家为僧，心里凄苦，所以才将苦瓜用作自己的称谓。他工诗文，善书画，主张绘画应抒发自我性情，很多人将石涛看作是清代三百年间的第一人。当然，他也爱吃苦瓜。

没想到，一根小小的苦瓜，也能从中学到不少知识。

大仪牛市

□王生虎

大仪牛市驰名已久，每到逢集，市场内摩肩接踵，人声鼎沸。

大仪地处苏皖交界处仪征、高邮和天长三个市几个乡镇中心，一条跨省公路贯穿东西。质朴、勤劳的农村人，种田怎能短缺耕牛这个好帮手呢？大仪因为交通便利，逐渐成为耕牛集散中心。耕牛，是农家梦寐以求的宝贝。经济拮据的，三四户人家合伙置办。条件好的，独自购买。无论是谁，买卖耕牛慎之又慎。

在所有人中，相牛师尤其忙碌。提着木棒的相牛师，早早就来到牛市。有耕牛进入市场，无一例外上前查看一番。看看牙口，拍拍肚腹，捎带询问卖家心理价位。常年混迹牛市的他们，对于信息的收集一丝不苟。日上三竿，牛市盛况达到极致。每一头耕牛旁，都

聚集数个围观打量的乡民。乳臭未干的儿牛，全然不顾主人安抚，打着响鼻，绕着圈不安地走动。年齿稍长的耕牛，沉着几分。噙着满口白沫，咀嚼草料，悠然自得。牛市里，相牛师们唾沫飞溅的解说声，买家卖家的讨价还价声，咳嗽吐痰擤鼻涕声，间或牛屎落地的“吧嗒吧嗒”声，热闹一片。

农业机械普及，牛市逐渐萧条。然而，“大仪牛市”的招牌依旧响亮。初次相见的人问：“你是哪里人？”闻听大仪后，哈哈大笑：“哦，大仪牛市！”

江苏S333省道驶往大仪的路口，几头水牛悠闲地觅食在绿茵茵的草地。车到近前才发现，那只是几座雕塑而已。惟妙惟肖的雕塑，让人拍案叫绝。

昨日牛市，见证大仪的辉煌。今天群牛景观，是任劳任怨、勤勤恳恳的大仪人最真实的写照。